

从经典阅读到研究实践

黄宇金

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）

距离暑期研修班结束已经一月有余，我似乎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段学习的余温。为期两个月的研修班中，我们每周读一本经典，撰写一份笔记，进行一次讨论。对我而言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难在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和输出，也难在所选经典涉及不同领域，兼具广度和深度。好在有老师们的悉心指引，好在有同学们持续、认真的投入，大家共同营造了严谨而包容的学习氛围。众人行，能致远。

我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和笔记方法。研修班倡导的笔记强调中心论点和分论点的组织结构，以及论点与经验材料的论证关系。这种记录方式要求我们在阅读经典时把握整体框架，理解作者的核心观点。它有助于加深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和记忆，也使我们在浏览笔记时能够快速回忆起著作的核心内容。可以预见，随着笔记不断积累，我们可以逐步建立自己的文献网络，便于检索与使用。这种相对传统的阅读方法在当前 AI 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更显生命力。网络式的连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研究的发展脉络，也有助于发现不同研究之间尚未建立的联系，以及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解释的问题，从而避免形成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。

第二，是对主要理论传统的初步认识。由于我的求学经历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，我对理论学习一直存在疑惑：什么样的内容是理论呢？不同学科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，从阐释物体如何运动的牛顿力学，到解释现代组织运行的科层制理论，理论的形式和研究对象差异很大。我曾尝试把理论理解为几个基本概念在特定条件下的关系，但随着接触的理论越来越多，我发现这种理解还不足以概括理论的多样性。弄清楚一个领域的理论脉络已经很不容易，而我们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又如此复杂。这让我感到无力和不自信。研修班给了我新的认识。黄宗智教授认为，学习理论不应局限于任何一个传统，而应先掌握不同传统的基本论点，再结合经验实际和研究需要作出取舍。这让我对如何对待理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

也缓解了我的不安。同时，研修班将课程涉及的主要理论传统概括为四类（实质主义、形式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），并选取入门著作，引导我们了解这些理论传统。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增强了我的信心。

第三，是对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理解。阅读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和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时，我逐渐体会到，研究不必先选定一套理论，再用材料去证明它。黄宗智教授通过对不同地区农户经营、家庭劳动和市场关系等历史材料的分析，借助“内卷化”等概念，解释小农经济在商品化过程中劳动投入增加、但劳动生产率未能相应提高的现象。他的研究让我看到，好的研究既要能从复杂的经验材料中抓住关键问题，用简洁、准确的概念概括现象，也要在理论对话与经验材料之间穿梭。理论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概括，其解释力需要经验材料的支撑，材料与结论之间也需要严密的论证。研究者还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判断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及其局限，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理论传统。

我很感激能在博士的最后一年参加这次研修班。毕业压力和未来的职业选择，仍是我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。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我时常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还有价值，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继续从事科研工作。黄老师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他的中西双重文化背景，使他长期关注中国的历史实践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张力。这种关切贯穿于他对中国小农经济以及法律、司法实践的研究中，也推动他不断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。三十而立之年，我对此多了一点感受。我们总是会走向内心最关切的内容。面对未来的选择，除了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，也需要想清楚自己真正关心什么。于我而言，科研之路或许并不容易，未来也未必总是清晰，但能始终追寻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，就已经很好了。